

〈父愛〉

「唉！真是可憐的孩子。」

宛如兒時聽著入睡的床頭故事，那句「很久很久以前」，總是被小心翼翼地帶入夢中，化作每個孩子記憶裡，永恆的咒語；如此，無論過了多久，即使被灌注到大人的模子裡，童年，也能被輕易地喚醒。

關上房門那一刻，林阿姨不經意的喃喃自語，也恰似一句叮嚀，令依如反覆咀嚼著：「我很可憐嗎？」從小周遭的大人們就總如此評價著自己—

忽然每一張說著「唉！真是可憐的孩子。」的臉都重疊了起來，壓在依如的面前，越來越重，壓得她頭暈目眩、喘不過氣。

是啊，一個因母親長久臥病在床，父親忙於工作而被丟在家，總無依無靠、孤零零的小孩，能不可憐嗎？

不過她就是不喜歡人們的自以為是，輕而易舉的將人定在某個框框裡，還自以為道破別人的哀痛，就足以表示關懷與憐憫；但事實上卻是種二度傷害，更何況那不自覺發出的嘆惋，對當事人來說，好像無端端被降了罪，晴天霹靂、百口莫辯。

「難道，他們以為能從他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幸福的證明？」

滿腦子的憤世嫉俗的依如，低著頭瑟縮在房間的角落，靜靜地緊握著拳頭，指甲不斷陷入手心，留下一道道紅印。

不甘心，她真的很不甘心，因為這一切都不是自己選擇的，然而不甘心卻只能接受，任憑命運的擺佈與訕笑。

「叩叩叩！不好意思打擾了。我進來囉？」晉宏推門而入。

那彬彬有禮的態度與其說是內斂、含蓄、有教養，還不如是堤防下的權宜之計。依如總是這麼認為的，所以即使從小玩在一起，心靈上也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。

「請別介意，我只是來準備明天上課的書。」晉宏若無其事的走到依如身旁的櫃子前，邊翻閱手上的筆記簿，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書。

晉宏是是鄰居的小孩，也是依如的青梅竹馬，發生這種事情無依無靠的她，就是先暫時寄宿在他們家；依如今晚睡覺的地方也是他的房間，他則是去與媽媽一起睡。

終於在胸前抱滿了一大疊後，晉宏低頭看著依如，以一種自然得很不自然的口吻問道：「對了，妳明天有請假了吧？」

「嗯，請了。就算我想去，你們也不會同意的吧？」

「呵，別說得這麼哀怨嘛！這可是為妳好。放心，我會幫妳抄筆記的，就在家好好休息吧！」

話畢，漫長的沉默帶來了尷尬，瀰漫整個空間、擠得令人快要窒息，卻反而迫使兩人不得不面對那個—最尷尬的話題。

率先開口的卻是依如，她始終沒抬起頭，漠然地說：「我真的成為孤兒了，對吧？」好像在講別人的事情一樣。

「真過分，伯母還在呢！只不過是——一直待在醫院裡……」晉宏露出一抹苦澀的微笑。

本想以輕鬆的態度帶過，卻還是勾起了依如的傷心事，她把臉埋得更深、抽泣了起來；晉宏在依如的身旁坐下，如同過去許多陪伴的夜晚一樣，把手放在她背上輕輕拍著。

「嗚……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我愛的人都不在我身邊？老天爺討厭我了嗎？所有人都要離開我，那是不是有一天，阿宏你也會…嗚嗚……」依如轉身抱住晉宏，失控的哭喊著。

「乖！小如妳別激動，別那麼難過。乖！我沒辦法給妳保證，因為這世界有許多意外、未定數……但我能告訴妳：我很願意陪著妳，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。」

依如抬起頭，驚訝的表情上還掛著亂七八糟的淚痕，晉宏則是憐惜的微笑著，輕輕在她的嘴唇上落下一吻。

「啊…阿宏，我不知道你對我…？我……」依如趕緊退回原位，再度抱膝、低頭。

「現在妳知道了。我喜歡小如，所以別擔心，我可以接納妳的一切。」

聽完這席話的依如先是滿心感動，緊接著感到有些不對勁：「接納我……什麼？」是接納我母親的病？還是我父親的死？

依如望著意味不明笑著の晉宏，眼前的面容漸漸模糊了起來，好像百葉窗「刷」的一聲被拉開，瞬間變成另一個人的模樣——爸爸…？

眼中泛淚，剛毅的輪廓似乎消瘦了不少，逆著光，爸爸以宛若嘆息的嗓音說著：「對不起……」然後一伸手，爸爸就沉入光中，永遠的隱沒……

晉宏的聲音將依如喚回神，他繼續說下去：「雖然大家都說，伯父是因為承受不了伯母的病情一直沒好轉，加上背負著家庭和工作龐大的壓力，才會想不開跳樓尋短的……」

「但是我知道——伯父並不是自殺。想也知道，像他責任感那麼重的人，怎麼可能丟下依如和媽媽就走掉呢？」

「……，所以你認為？」依如努力克制住內心的激動，但聲音仍微微顫抖。

「而且墜樓，是很容易被研判為自殺的死亡方式，如果有人想擺脫罪行，這是再方便不過的了。再加上，因為是最親的人，要叫到頂樓去也是很容易的，對吧？」

「怎麼你的話…，聽起來像是在懷疑我呢？」依如似笑非笑望著晉宏，所說出的話好像不是來自自己的嘴巴，好飄渺、好悠遠。

晉宏則還以一個看似無害的燦笑：「才不是懷疑小如，而是……確定就是小如。」

一滴冷汗凝結了很久，才終於從依如的額頭上滑落，在臉頰上劃出依到俐落的弧線；好像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滴汗水上一樣，虛脫感瞬間襲來，依如趕緊用手撐住地板以防癱倒，低著頭，僅剩下意識牽動嘴巴的肌肉，如此回覆：

「為什麼？你有證據嗎？」

「呵呵，妳知道我一向是眼見為憑的，當然是親眼所見才敢這麼說呀！因為，當時我也在對面的頂樓，恰巧目睹妳將伯父推下去的那一幕……」

霎時間，依如忽然覺得只有一張嘴不夠辯解，而兩隻眼睛太多了，不知該往哪藏

匿；她感覺侷促不安，好像自己正一絲不掛地任人指指點點。

她不知道晉宏為何能說得這麼輕鬆，照理說他喜歡自己，應該是不會去告密；但一般人知道這種隱情能這麼從容自在嗎？還是說他暗自打著什麼如意算盤？

她心想：既然都被目睹了也無從狡辯，乾脆先主動托出，再靜觀其變。隨即她「哇」地一聲就哭了出來，開始亂七八糟的道出原委：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實在是難以原諒、接受……最敬愛的父親竟然對自己做出那樣的事情！」

「那天晚上，爸爸加班到很晚，我在沙發上等他回家吃飯等到睡著了。睡夢中我感覺有人在解我的扣子，我猛然驚醒竟然看到一爸爸他、他竟然對我毛手毛腳！我立即就阻止他，可是他卻要我聽話，說、說什麼媽媽一直住院他很寂寞……」

「然後他就強迫我…他對我…他…嗚嗚…我實在承受不了這樣的事實，所以才會……嗚…他是最敬愛的爸爸啊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！我只是好難過、好羞辱…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，爸爸怎麼會這樣…到底為什麼會這樣……」

晉宏一如往常體貼地遞來衛生紙，然後輕拍她的背：「好了你別太激動，無論如何都會接納妳的，我是站在小如這邊的知道嗎？所以妳冷靜地慢慢講。」

「所以我就假借要自殺把他騙到頂樓，再乘其不備把他推下去。」

那時爸爸還沒下班，一接到電話就趕緊奔回家裡……

頂樓的風很大，爸爸的大衣被吹得啪啦啪啦作響，再加上遠處來來往往的車聲、喇叭聲，隔著五、六公尺的距離聽爸爸的吶喊，還是稍嫌不清楚。

「依如，別做傻事！爸爸對不起妳！也對不起媽媽！爸爸錯了！給我一個彌補的機會好不好？依如，快下來好嗎？求求妳下來啊…！」

「不要！我無法原諒你，但你又是我的爸爸…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…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我死，這樣我就不必面對你，不用面對媽媽…嗚……」依如側坐在邊緣的圍牆上，左腳已經跨過圍牆，在街道上空晃啊晃。

「在那裏別動！依如妳在那別動！等爸爸過去去接妳，乖一點別動！我們回家好好談好嗎？不要想不開……」

於是爸爸朝自己走來，明明不到十步的距離卻好像走了很久——那到底是生死之間的距離？還是親情與愛情之間的距離？依如頓時迷惑了，一切就像是場荒謬劇……

「我實在不懂，不懂爸爸為什麼會這樣，為什麼對自己的親生女兒產生慾望？為什麼不是冷落我，就是傷害我呢？」依如抱頭哭喊著，身體像刺蝟一樣縮成一團，那是想起了一些傷心事時，反射性的自我保護。

「嗯，我記得之前依如和爸爸的感情不好。」

「是啊，他一見到我就閃躲，說話態度也很冷漠，我還一直以為自己做錯什麼事，卻一直找不到理由……所以我真的不了解他怎麼會忽然做這種事，我的爸爸他不是這樣的！」

「會不會——就是因為他對你有了女兒以外的感情才避著妳？因為認為這是不應該的，便想要預防自己越陷越深，然而越是抗拒就越無法平常心面對。」

「怎麼會……？但是……」依如一臉難以置信，腦中不停回想之前爸爸對自己的冷漠，試圖從模糊的印象中搜索他當時的表情，是否藏了些蛛絲馬跡。

晉宏看來她很苦惱的樣子，趕緊引導性的說道：「跟爸爸關係不是一直都如此吧？有沒有什麼轉捩點？什麼事件之後才開始變調的？妳仔細回想看看。」

「嗯……」依如想了又想，便開始環顧房間裡的物件找靈感，直到視線落在地上那疊書上，那是他們明天要用的課本。

剎那間，有一個模糊的影像強制進入她的腦海，然後隨著回憶漸漸清晰、顯像——那是國三的事了。

那一天學校發成績單，依如看見自己名列前茅非常高興，那邊晚餐她特別煮了自己拿手料理「糖醋排骨」，想等爸爸回來向他公布這個好消息。

但是因為等得太晚，依如縮在沙發上眼皮越來越重，疲倦感不斷襲來，她為了打起精神便先去洗澡。洗完澡正準備穿衣服時，忽然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，她心想：「是爸爸回來了！」便雀躍的圍上浴巾就衝了出去。

「爸爸、爸爸！你回來了！要先吃晚餐還是先洗澡？我告訴你哦，我這學期的名次進步到全校二十名內耶！老師說我考上南女的機率非常高，然後我英文的成績啊……」依如興奮地講個不停，卻沒有發現爸爸的反應不太對勁。

等到她發現他一直沉默不語而抬起頭時，卻發現此時的爸爸感覺好陌生；或者說，爸爸的表情好像正看著一個陌生人，好像一懷疑、思索著自己的身分，好像不斷對自己發問：「妳是誰？」

隨即她發現在爸爸的眼神中，與其說是敵意，倒不如說燃著熠熠的火光；依如不明白這種具有侵略性、佔有性的目光意味著什麼，只是感到非常的恐慌——她覺得自己即將失去父親，他們的父女之情也將被這無情的火苗吞噬殆盡……

「爸爸！爸爸你怎麼了？」「別這樣！」「呀啊…！」

依如心急地向前去抱住爸爸，下一秒卻被用力的推開，重重跌在地上……她忽然眼前一黑，那樣的黑暗如同漩渦一樣急速打轉，爸爸的身影也逐漸被吸進、吞沒。

「我在想，伯父可能是忽然意識到女兒長大了吧！在自己沒有發現的時候已經亭亭玉立，不再是指會撒嬌的小女孩，而是一個具有魅力的女人…所以才感到不知所措。」在聽完依如敘述後，晉宏如此判斷道。

依如低著頭沒作回應，晉宏則繼續說道：「不是有人說女兒是前世的情人嗎？我倒覺得——對於父親通常較疼女兒、母親則較疼兒子這個現象，更合理的解釋是：」

「即使血緣關係，也時常都敵不過異性相吸的力量，所以對異性兒女比較有好感也是很正常的，只是說會不會被欲望支配而盲目、放肆，然後行為脫序罷了……」

又來了，又自以為是地分析別人的處境，又一點罪惡感都沒有的指出別人內心的糾結！依如雖心中憤恨，表面上仍維持住冷靜。

「是嗎？」依如冷冷的答覆，「但我從小的記憶中，爸爸媽媽一直很相愛，結了婚、生了小孩也時常一起過節、出去玩，爸爸不應該會這樣的就盲目、錯亂。」

「即使後來媽媽身體不好住院，爸爸下班再累也會趕去看顧她，因為我要上課所以留我一個人待在家。然後周末假日也不例外，因為怕媽媽無聊還帶了很多書跟遊戲去……」

「也就是這樣我才總是一個人，鄰居、大人們才都覺得我很可憐，因為我是沒有

人要的小孩！之前是，那件事之後更是……」依如說著說著不禁激動了起來，眼淚不斷湧出，身體也劇烈顫抖著。

「妳很 Care 自己被冷落的事實吧？所以一直想辦法討好爸爸。」

「是啊！我努力念書，當個聽話的乖寶寶，逢年過節都會準備禮物，還有把家裡打掃整理好，然後每天燒一桌好菜等待他回家……我想盡辦法讓爸爸高興，好讓他認同我的好，但他為什麼就是一心只有媽媽，對我卻總是冷言冷……」依如忽然意識到自己講了什麼不應該的話，趕緊摀嘴打住。

「畢竟他們是夫妻嘛…呵呵……」依如努力撐出僵硬的笑。

「除此之外呢？小如沒做其他事情討好爸爸了？」晉宏將話題再度導回。

依如的心裡，興起了一股不祥的預感：「你指……什麼其他的事情？」

「小如，妳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，似乎是把自己當成媽媽了？妳把自己幻想成爸爸的情人，以這樣心情等待他回來，等他回心轉意，等他在妳與媽媽間抉，所以不知不覺跟媽媽爭寵？」

此時，晉宏望著依如的雙眼，好像是擲入水裡的釣鉤，緩緩沉入她的心靈，即將貪婪的抵達最深的地方——連她自己也不願意面對的地方……

依如趕緊撇開視線、站了起來，憤怒的罵道：「你在胡說些什麼？你是說我有戀父情結嗎？別太過分了阿宏！」

「照你這麼說我爸爸對我做這種事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，但我就是因為百般不願意，才會痛下殺機的啊！你到底憑什麼這麼說？」

「小如我說過了，無論你是怎樣我都能接納，因為我喜歡你，也因為我喜歡妳所以妳的一切我都很注意。」晉宏邊說邊走向書桌，打開抽屜拿出了一台雙眼望眼鏡。

「其實，在頂樓看到妳把伯父推下去並不是偶然…我已經觀察妳很久了一自從上個月，我在陽台上不小心瞥見妳在伯父的房間，試圖勾引他……」

「依如妳這是幹麻？不是跟妳說過在房間以外，穿著要謹慎一點嗎？」全身上下只穿著一件長 T-shirt 的依如步步往爸爸靠近，爸爸則是一臉驚愕，不自覺的向

後退。

「爸爸，不要對我這麼冷漠好不好？我明明對你那麼好，我對你的愛絕不會輸給媽媽，但你為什麼就只在乎她，不在乎我…？」

「依如妳在說什麼？妳是爸爸媽媽的寶貝女兒，我怎麼可能不在乎妳？只是妳都成年了不該再撒嬌、任性，應該學習獨立，別再說些不經大腦的傻話了。」爸爸被逼到落地窗前，他第一次看著自己的女兒，感覺到深深的恐懼。

「還記得小時候，爸爸總是會抱我坐在你大腿上，我睡不著的時候也會吵著要你抱我睡；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爸爸就不讓我撒嬌了，是因為我長大了、不可愛了嗎？」

「其實我一直很孤單…我知道我不應該吃媽媽的醋，可是內心深處就是會覺得：一定是因為媽媽你才避著我…我好怕有一天你會被媽媽搶走喔…然後你就再也不肯理我、抱我了……」

依如淚眼盈盈的望著爸爸，緊接著擁住震驚得動彈不得的他……日落像打翻了的紅酒，淹滿了坐東朝西的房間，令浸淫其中的兩人，感覺到強烈的灼燒與暈眩；卻走味得離譜，不殘留一絲絲甜。

「呵！說什麼勾引？我只是想尋求一點溫暖罷了……」

依如露出一抹苦澀的微笑，頹靠著深厚的牆壁，她終於沒有力氣為自己反駁，決定投降、放棄了。

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了，等我發現時，已經沒有辦法喜歡爸爸以外的男人了…因為我的成長、選擇，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讓他注意我，從很小的時候開始，就是這樣了……」她流下了委屈、無奈的淚水。

「所以這是最無法理解的地方，這難道不是妳想要的結果嗎？……或者說，這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落空？因為感覺自己只是媽媽的替代品？」

「晉宏，你真的很喜歡解析別人的心思耶，難道不覺得這樣很殘忍？老實說我很厭惡你這樣……不過你猜錯了，我真正絕望的理由……」

頂樓上的爸爸走了好久，終於走到依如面前，對她伸手雙臂要她跳下來，她沒有考慮太久就投入爸爸的懷中，聲淚俱下地說著：「對不起。」爸爸激動得緊抱住

她，隨即也痛哭了起來。

不知道哭了多久他們才鬆開彼此，然後一起倚著圍牆吹風。率先開口的是爸爸：「我沒有想要玩弄妳、傷害妳的意思…我想我真的太累了，公司的事、媽媽的事都讓我身心俱疲，才會一時喪失理智，對妳做出這種禽獸的事……」

爸爸用力的深吸了口氣，又重重的嘆了口氣，才繼續說道：「妳也很久沒有去看妳媽媽了，三個月有了吧？其實，媽媽妳病情忽然惡化，已經陷入暈迷很久了…」

「之前她就拜託過我，說不希望自己成為我們的負擔，如果醫不好就放棄她…然而現在一醫生也建議我們拔管……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卻也不曉得該如何跟妳開口…我…身為她的丈夫、妳的父親，我真的是個很差勁的男人！」

看著爸爸緊握的拳頭和緊抿的嘴唇，有一股憐惜和依如的心頭刺痛；她的心情五味雜陳，對於之前下的決心忽然深感疑惑—她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，或者接下來，應該做什麼……

於是，她打決定給自己和爸爸一個最後的選擇。

她非常認真地看著爸爸，開口問：「順著自己最直接的念頭吧！爸爸，你告訴我—你是愛媽媽的吧？你希望救的她吧？」

爸爸想很久，才下定決心開口：「其實與其說愛…還不如說是責任。妳不知道我們的愛情，早已在苦難中消磨殆盡了……就好像老夫老妻沒了熱情，只剩下陪伴一樣。我當然會不捨她，可是她對我而言卻早已經從情人，變成了親人。但是我現在…已經累了，真的累了……」

「本來我是打算，如果爸爸深愛著媽媽就退出的，如果他說他不希望她死，我就不再怨恨的。」依如的淚水再度湧出。

「可是我這種想法並不是成全也不是想開了，而是因為—我所愛的就是對妻子一心意、溫柔體貼的爸爸！我對媽媽的心情，與其說是忌妒、爭寵，倒不如說是羨慕與自卑…因為我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勝算！」

「雖然我曾經意圖引誘爸爸，但事實上我內心深處是不希望他背叛媽媽的…然而、然而他卻違背了我對他的期望，而且在最後告訴我他累的…他不愛媽媽了……我真的好氣！也好恨…恨他殺死了我心中深愛的那個人……」

「但我現在真的真切體悟到我錯了…我對媽媽、對爸爸，還有我自己，都做了非常非常殘忍的事情…可是這一切都來不及了…全都來不及了……」依如終於崩潰了，她像個孩子一樣癱坐在地上大哭，聲嘶力竭的，像是要把所有的悲傷都哭出來似的。

這時，沉默了許久的晉宏終於開口說話：「真是扭曲的想法啊…小如。」臉上掛著的卻不是心疼，而是滿意的笑容……

「叩叩叩！叩叩叩！」房間外傳來急促敲門聲以及林阿姨擔心的詢問：「發生什麼事了？小如妳怎麼哭了？小宏你也在裡面嗎？是不是你欺負人家啊？」

「不過我可以接納這樣子的妳，而且這世界上一也只有我能夠接納妳…所以妳不用擔心的，就算伯父死了妳也還有我哦！知道嗎？」

爸爸急忙地掏出鑰匙開門，卻因為太慌亂鑰匙掉到地上，他蹲下去撿時看到身旁出現一雙布鞋，抬起頭一看發現是晉宏……他一貫溫文儒雅的態度問道：「伯父，這麼早回來？」

「我一依如她在樓上！她打電話說要跳下來！怎麼辦啊晉宏？快！你快跟我一起去勸她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！她已經站在上面很久了，我想就是在等你，所以才趕緊來告訴你。」

「蛤？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告訴我什麼？」爸爸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直瞪著眼前這個熟悉、卻感覺陌生的年輕人，他竟然還笑得一派輕鬆。

「告訴你一依如才不會自己跳下去，我想她是想把你回家，再推你下去吧！不然為什麼還特別打電話跟你說呢？」

「你、你說什麼？依如要殺我…？」爸爸忽然全身無力，顫抖了起來，但他真正恐懼的不是死，而是女兒的心跡。

然後不一會兒，他才驚覺問道：「不對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因為很不巧的，我發現了你們父女間曖昧的關係。不過你放心，我不會透露出去的，畢竟這對你、還有小如，肯定會有極大負面影響…而要是真讓她殺害伯父得逞了，對她的前途發展則更不利！怎麼辦呢…？」

「我…我不會讓依如受到傷害的，錯在我，一切就由我來承擔！」爸爸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一樣眼神堅定，接著他非常認真的望著晉宏，交代加緊告地說：「你也不准傷害她，答應我你什麼都不會說！」

「放心吧伯父，我不但不會透露出去，而且還會在伯父死後，幫你好好照顧她…因為我是真心愛著依如的，從小到大，一直、一直……」

晉宏回憶起與依如爸爸的對話，不禁嘴角上揚，他心想：「人心啊，既複雜又單純，說是堅強，也很脆弱…真是太有趣了！」

林阿姨的急促的敲著門聲仍不絕於耳，但兩人卻無動於衷。依如茫然地望著晉宏，一股寒意不自覺由背脊爬了上來；她感覺那股惡寒像蛇一樣還吐著舌信，正鮮紅的發出嘶嘶聲，眼中還閃爍著不懷好意……

晉宏則不理會依如的表情，繼續陶醉的說著：「還記得小時候我總是陪你玩辦家家酒嗎？妳當女兒，我當爸爸…妳總會撒嬌要我抱著妳、為妳講床頭故事。那著時候……」